

论阿富汗民族、部落因素对毒品问题的影响

朱永彪 后俊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甘肃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和一个部落文化盛行的国家, 阿富汗的民族与部落问题非常突出。同时, 尽管在禁毒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阿富汗的毒品问题依旧十分严重。民族、部落问题与毒品问题相互影响, 相互交织。解决阿富汗毒品问题, 必需考虑到阿富汗的民族与部落问题, 否则毒品问题很难得到真正解决。

关键词: 阿富汗; 民族问题; 部落; 毒品问题

中图分类号: DF626/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11)03-0008-06

民族和部落因素在阿富汗的内外事务中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政治上, 阿富汗常常要平衡各民族、各部落的利益; 经济上, 各民族、部落的经济状况差别很大; 安全上, 阿富汗政府、美军和联军越来越重视仰仗部落的力量; 在对外关系上, 由于主要民族, 甚至是一些主要的部落均为跨界民族(部落), 使得民族、部落因素在对外关系上也十分敏感。在毒品问题上, 民族与部落因素也发挥着一定的影响。

学者们对影响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探讨, 但对民族与部落因素对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影响却未做专门研究, 本文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一、阿富汗民族、部落问题简述

美国在其2010年5月发布的2010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世界的新变化与挑战时, 曾指出其中之一就是: “意识形态的斗争让位于宗教、种族和部落的斗争。”这一提法虽可能有些夸张, 但对阿富汗来说却相当恰当。阿富汗面临的民族、部落问题, 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典型的。“……阿富汗人口以严重、多面的分裂为特征。居民首先是按民族和语言来分类的, 但也按派别、部落、种族来分类, 所有这些又通过人口在全国不同地区分布的空间模式而得到加强。……部落社会的分组依然存在, 社会体制建立在对派别的忠诚基础之上, 强调地方高于上一级的认同结构。”^[1]

(一) 民族问题

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主要民族有普什图族、塔吉克族, 此外还有哈扎拉人、乌兹别克族、土

库曼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2]。长期以来, 阿富汗各民族间, 尤其是普什图族、塔吉克族、哈扎拉人等三大民族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普什图族主要居住在阿富汗南部和东南部各省, 约占阿富汗总人口的42%。自1747年建国, 普什图族在阿富汗一直处于一定的支配地位。阿富汗悲惨多变的历史对阿富汗的民族结构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如由“杜兰线”导致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使得一半左右的普什图族人被划归巴基斯坦, 这也直接导致了普什图族的主体在巴基斯坦而不是阿富汗。尽管如此, 苏联入侵前, 在阿富汗, 普什图族人仍勉强保持着数量上的主体民族地位。“1978年之前, 普什图族人占阿富汗总人口的51%”^①, 但是1979年苏联入侵后, 大约620万阿富汗人成为难民, 其中的85%左右是普什图族人, 由此导致阿富汗的民族结构再次发生显著变化, 加上苏联在阿富汗实行的民族政策, 普什图族的地位相对下降, 其他民族, 尤其是塔吉克族的地位显著上升。

塔吉克族在阿富汗为第二大民族, 在阿富汗的历史悠久, 可算是阿富汗的世居民族之一, 现约占阿富汗总人口的27%。塔吉克族主要分为两支, 分别居住在平原和山区。居住在平原的塔吉克族人主要分布在靠近伊朗的赫拉特省, 以及帕尔旺省和喀布尔周边。这部分塔吉克族人主要为城市商人, 技术工人, 以及农民, 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可归为“中产阶级”。由于在城镇定居, 这支塔吉克族人的部落观念受到了一定的削弱。另一支塔吉克族人主要分布在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山区, 他们大多是贫穷的乡

收稿日期: 2011-02-28

基金项目: 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阿富汗问题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对策研究”(10CGJ012)

作者简介: 朱永彪(1982—), 男, 河南漯河人, 讲师, 从事中亚、反恐问题研究。

①也有47%之说。参见 <http://www.afghan-network.net/Ethnic-Groups/hazaras.html>

村农民, 部落观念很强。塔吉克族人的英雄马苏德的主要活动区域就集中在这一地区。

因为塔吉克族占了阿富汗受教育精英的一大部分, 占有可观的财富, 并且曾在“北方联盟”中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在阿富汗的政治、经济、军事生活中有着重要影响。

第三大民族哈扎拉人主要为什叶派穆斯林, 说一种特殊的波斯语。苏军入侵导致的阿富汗难民潮曾使得哈扎拉人在阿富汗的比例由1978年的8%上升到1987年的14%, 现在哈扎拉人约占阿富汗总人口的9%^[3]。自从18世纪中叶现代阿富汗国家形成, 主要信奉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哈扎拉人就屡屡受到普什图族的迫害, 尤其是在18—19世纪普什图族扩张时期, 哈扎拉人遭到了普什图族的屠杀,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大规模屠杀也得到了信奉逊尼派的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的支持。很多哈扎拉人被迫从各个地方逃到阿富汗中部山区, 形成了今天的“哈扎拉贾特”^①。1979年苏联占领阿富汗之后, 哈扎拉人没有像其他民族那样强烈抵抗, 而是陷入到内部派系斗争之中。最后受到伊朗支持的教会力量战胜了世俗力量, 取得了哈扎拉贾特的控制权。苏军撤退后, 哈扎拉人又分为两派, 分别支持和反对拉巴尼政府。哈扎拉人也曾多次反抗普什图族的统治, 但却屡屡被镇压, 并受到更加残酷的对待, 尤其是1893年哈扎拉人的起义, 导致近一半哈扎拉人被杀, 由此造成了两个民族间的仇恨。

塔利班统治时期, 塔利班曾有一个关于阿富汗的非普什图族人的说法: “塔吉克人去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人去乌兹别克斯坦, 哈扎拉人进坟墓。”^[4]在1996年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之后, 哈扎拉人和“北方联盟”联合。在1998年哈扎拉贾特被塔利班占领后, 大批哈扎拉人被普什图族为主的塔利班杀害, 又增加了两个民族间的仇恨。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大佛等毁坏佛像的行径, 也被认为是塔利班向生活在佛像所在地区的哈扎拉人示威的方式。佛像倒塌的时候塔利班的武装力量正在围攻哈扎拉贾特。

哈扎拉人和普什图族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今哈扎拉人仍然面临着歧视, 如哈扎拉人认为喀布尔大学对哈扎拉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普什图族教授把持着喀布尔大学, 他们中间有一些原教旨的中坚分子带领的派系曾被指控虐待过哈扎拉平民^[4]。2007年, 当上千个作为普什图族一支的库奇人(Kuchis)牧民家庭

由巴基斯坦返回到阿富汗时, 他们与哈扎拉人发生了严重的土地争端问题, 因为他们在一年前居住的地方, 已经被政府分给了哈扎拉人居住。由于哈扎拉人与普什图族之间的矛盾, 导致双方在居住地问题上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争端。类似问题也广泛存在于普什图族与塔吉克族之间, 哈扎拉人与普什图族之间的矛盾, 只是阿富汗民族问题的一个缩影。

美国中情局2001年的一份评估报告的结论部分曾指出: “塔吉克族、哈扎拉人、乌兹别克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竞争。阿富汗就是一场零和博弈。不论何时、何人的得利, 都被其他人看作是他们的损失。”^[5]直到今天, 在一些阿富汗网上论坛上, 也经常能看到几个民族相互攻讦的帖子。还有一些普什图族网民认为只有普什图族人才是阿富汗人, 普什图族人=阿富汗人, 塔吉克, 乌兹别克等族只是居住在阿富汗的人。也有很多巴基斯坦普什图族人和阿富汗普什图族人相互争论的帖子。

(二) 部落问题

在阿富汗, 比民族(种族)更重要的是部落, 部落是阿富汗的社会基层组织, 可以说阿富汗所有的一切都打有部落的烙印。因此有人称阿富汗为“部落国家”。如驻阿富汗美军司令大卫·彼得雷乌斯于2008年底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 “阿富汗本质上是一个部落国家, 它没有使中央政府的权威延伸到各个省区的传统。”^[6]一位沙特外交官也曾称: “阿富汗不是一个国家, 它只是多个部落的集合体。”相对于国家来说, 部落构成了阿富汗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乃至军事基础。阿富汗人相对于民族而言, 也更忠实于部落。琼斯(Seth G. Jones)在其文章中提到的一位部落长老的一番话非常具有代表性: “我首先忠诚于我的家庭, 其次是我的村庄, 再次是部落分支(sub-tribe)和部落(tribe)。”^[7]他还表示政府在其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意义。

由于普什图族的重要地位, 以及普什图族的部落观念最具代表性, 本文以普什图族的部落问题为例对阿富汗的部落问题做一简述。当然, 其他民族也大都分为若干部落, 而且不仅普什图族人部落观念浓厚, 其他民族也有较强的部落观念, 如俾路支人的部落观念就十分浓厚。长期以来,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观念在阿富汗非常流行。

由于战争、干旱、游牧导致的人口迁移等原因, 部落结构在阿富汗过去的几十年中发生了一些变化, 绝大部分曾经过着游牧式生活的部落终止了这

^①哈扎拉贾特(Hazarajat), 也称哈扎拉斯坦(Hazaristan), 是对以巴米扬为中心, 横跨阿富汗的多个省份的山区的统称, 约占阿富汗领土的三成。

种生活方式,永久性地定居了下来。1978年的部落反叛和苏联入侵引起了一系列战争,进一步造成了部落间的大规模迁移和权力重组。1989年苏联撤离后,派系冲突导致的国内战争又引起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2001年塔利班的倒台,再次使阿富汗的人口发生了较大规模迁移。

“虽然出现了战争和人口的迁移,而且出现了动摇阿富汗农村地区的地方强人,但地方社区仍然是阿富汗人身份认同的重要依据,也是阿富汗国家管理和职能的决定性基础。这点在地方支尔格会议和舒拉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习惯上,舒拉是解决问题以及商讨关于公共商品和责任的地方,参加者往往都很优秀,他们还有一个职责就是联络中央政府。这些机构在权利和形式上也许存在差异,但现在每个地方都仍设有这种机构。这种传统的、地方性的合法基础很可能是未来稳定统治的基石。”^[8]

就占人口比例最大的普什图族而言,普什图族又主要分为两个分支,即杜兰尼普什图族人(主要信奉什叶派)和吉尔扎伊普什图族人(主要信奉逊尼派),这两大分支之间存有一定的矛盾。在这两大分支之下,约有60个普什图族部落,以及400多个部落分支,部落分支之下又分为很多氏族和家族。

自18世纪立国以来,阿富汗的大权基本为普什图族的杜兰尼分支所垄断。2001年塔利班倒台后,杜兰尼分支的三个主要部落:伯帕扎伊(Popolzai)部落(卡尔扎伊总统属于这一部落)、巴拉克扎伊(Barakzai)部落和阿里克扎伊(Alikozai)部落得以“收回”其统治权,但这招致了非杜兰尼部落以及其他较为弱小的杜兰尼部落的不满。

塔利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普什图族人,且中坚分子大多来自吉尔扎伊普什图族。塔利班之所以能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原因之一就是得到了普什图族部落力量的支持。今天塔利班之所以能死灰复燃,也得益于普什图族的部落结构和传统。当然,由于普什图族不仅有分支之别,还有地域之别,各个部落间的矛盾也非常大,如在对待塔利班问题上,除了有部落一直为其提供支持外,也有许多部落主动疏远,甚至是主动打击塔利班,这也是阿富汗政府和美军试图在阿南部地区利用部落力量抗衡塔利班的原因之一。

从古至今,普什图族内部各部落为了争权夺利,或者为了复仇,经常互相攻伐,如在阿富汗南部的桑金县,强势的阿洛克扎伊部落与阿里扎伊、伊萨克扎伊、努尔扎伊、巴拉克扎伊、阿里克扎伊等部落间的冲突持续不断。“2005年,受到欺压的伊萨克

扎伊部落,阿里扎伊部落和努尔扎伊部落结成联盟,一起发动报复行动且小有成功。几名阿洛克扎伊部落领袖被人暗杀或失去权力。”^[9]当然,这些部落间的相互攻伐,除了因为复仇及普什图族人根深蒂固的荣誉守则外,还经常包含着争夺“毒品美元”的控制权,如前文所述的桑金县的各部落间的相互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方为了从鸦片种植和贸易中分更多一杯羹所致。

二、民族、部落与阿富汗毒品问题

阿富汗的民族问题与浓厚的部落文化,一方面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框架,为阿富汗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许多问题,“虽然人们不再只是把自己当作吉尔查伊人、杜兰尼人、哈扎拉人、塔吉克人或乌兹别克人,而认定自己也是阿富汗人,虽然阿富汗不仅被用来界定所有普什图部落,而且也成为用来界定包括生活在阿富汗土地上各民族、各部落的国家名称,但各部落与民族之间的隔阂却并未消除。另外,18世纪统一中央政权建立后,阿富汗不断受到外国入侵,几个朝代均未将民族问题列入优先解决的问题,国家未能制约部落分裂势力和极端保守势力的发展。虽然各部落酋长都曾表示要服从国王统治,赋予他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实际上在阿富汗人居住的地区,国王没有直接统治权,他的权威要依赖于部落酋长的合作。历史上,普什图族人分成两个相互敌对的大派别,每个派别中又进一步划分成许许多多小部落和家族世系。城市居民同乡村居民之间的鸿沟,以及乡村居民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差别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因此,阿富汗内部民族争斗解决起来异常复杂,几乎没有可能达成让各部落、各民族都接受的和平方案。”^[10]

阿富汗的毒品问题一直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与阿富汗的民族、部落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毒品问题是阿富汗重建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卡尔扎伊曾将阿富汗的毒品贸易描述为比恐怖主义和苏军入侵更为严重的毒瘤”^[11]。直至今日,尽管阿富汗和国际社会在阿富汗毒品问题上投入不少,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问题依旧令人担忧。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在2010年12月发布的《2010年阿富汗鸦片调查》(Afghanistan Opium Survey)指出,由于阿富汗鸦片主产区赫尔曼德和坎大哈爆发了枯萎病等原因,加上进行中的军事行动,导致2010年鸦片总产量下降了近半,但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却导致鸦片价格大幅上涨。此外,日

前, 种植鸦片的收益是小麦的6倍, 因此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担心高价格将会促使更多的农民在2011年选择种植鸦片。

笔者无意夸大民族及部落因素对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影响。事实上, 价格因素, 市场力量的驱动, 缺少具有吸引力的替代种植计划, 以及阿富汗安全局势的恶化等, 仍然是影响阿富汗毒品问题的主要原因。在阿富汗, 民族与部落因素和毒品问题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在民族层面, 主要表现为鸦片的种植基本被普什图族人所垄断, 其他民族则较少或不从事鸦片种植, 但从事毒品加工和贩运的民族远远超出了普什图族一族的界限。早在1995年, 阿富汗的鸦片种植就主要集中在赫尔曼德、库纳尔、楠格哈尔、乌鲁兹甘、坎大哈、扎布尔、尼姆鲁兹、巴达赫尚等8个省, 主要居民为普什图族人的省份占6个, 其余2个分别为尼姆鲁兹——俾路支人占主体, 巴达赫尚——塔吉克族占主体。2000年时, 鸦片种植扩展到了阿富汗的22个省(当时阿富汗全国共33个省), 但主要产区仍集中在普什图族聚集区。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的《2010年阿富汗鸦片调查》, 目前阿富汗种植鸦片的省份为14个, 实现了零种植的省份为20个, 但98%的鸦片集中在南部和西部的9个省份, 其中赫尔曼德省就占53%。这几个省份, 是阿富汗毒品的重灾区, 也都是阿富汗安全状况最为糟糕的省份。“安全环境的恶化与罂粟种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种植鸦片省份与非种植鸦片省份之间有一条清晰可见的分界线。”^[12]从民族成分来看, 普什图族聚集的赫尔曼德、坎大哈、法拉、乌鲁兹甘等4个省的鸦片产量占阿富汗总产量的92%。这说明普什图族聚集区依旧是阿富汗鸦片的主产区, 而这些地区也是阿富汗部落文化最为盛行的地区(表1)。

表1 2009—2010年阿富汗主要鸦片种植省份

省份	主要民族	2009—2010 鸦片产量变化(%)	2010年鸦片产量占全国比例(%)
赫尔曼德	普什图族	-7	53
坎大哈	普什图族	+30	21
法拉	普什图族	+17	12
乌鲁兹甘	普什图族	-20	6
巴德吉斯	塔吉克族	-45	2
戴孔迪	哈扎拉人	-48	1
尼姆鲁兹	俾路支人	+376	2
其余各省		+7	3

注: 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2010年阿富汗鸦片调查》编制。

在塔利班时期, 不论南北, 几乎所有民族都曾卷入到毒品的生产与贸易中。“塔利班时期曾在其控制范围内从毒品生产中受益, 与它对立的北方联盟也是如此。”^[13]现在, 虽然鸦片主要在阿富汗南部种植, 但却大都自西部和北部出境。这说明尽管普什图族“垄断”了鸦片生产, 但在鸦片走私与海洛因加工、贩运方面, 其他民族也广泛参与了。如现在在阿富汗北部, 也有鸦片种植(尽管数量少), 以及众多的海洛因实验室, 如在阿富汗北部边远省份巴达赫尚, 既有鸦片种植, 也有各种海洛因实验室。根据俄新网2010年12月23日的报道, 俄联邦禁毒署署长维克托·伊万诺夫在一次记者会上透露, 阿富汗北部地区有超过500个毒品窝点, 专门生产向俄罗斯走私的毒品。

“阿富汗境内12个人口较多的民族都是跨界民族, 其主体民族普什图族也不例外。与其他国家的跨界民族问题相比, 阿富汗的跨界民族问题具有其特殊性。阿富汗境内各族对自己族体的忠诚超过了对国家的忠诚, 他们把本民族利益的获得与保护放在首位, 各民族的共同利益被束之高阁。”^[14]“阿富汗国内部落与周边国家的这种跨境种族联系是阿富汗毒品走私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阿富汗国内的普什图族、俾路支人、哈扎拉人、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等民族和部落与周边国家巴基斯坦、伊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的联系成为形成阿富汗毒品走私到周边国家的路线和网络的基础, 通过这些路线和网络, 阿富汗毒品走私到地区市场并和国际毒品走私组织建立联系”^①。

综上所述, 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的地域性特征及加工、贩运的全国化, 在一定程度上与阿富汗的民族分布有着一定的联系, 普什图族聚集区, 尤其是部落氛围浓厚的地区, 始终为主要的鸦片种植区, 而其他民族聚集区, 尤其是塔吉克族和哈扎拉人聚集区, 则成为鸦片加工、贩运的主要通道地区。这使毒品输出路线有了“民族”特色: 向北方输出毒品, 塔吉克人参与较多; 向西输出毒品哈扎拉人参与明显, 向东、向南的输出, 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是主力。

2. 在部落方面, 主要表现为鸦片种植与部落势力联系密切, 部落文化深厚的地区, 往往也是鸦片种植、毒品贸易盛行的地区。

部落在阿富汗的各项生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部落区大多有着自己的武装, 遵守习惯法和伊斯兰法, 阿富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令很难在部落地区推行。在权力结构方面, 部落长老具有重要地位, 在

①参见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主笔的报告 *Afghanistan: Narcotics and U. S. Policy*(2004年12月7日发布)。

阿富汗,部落区的普什图族人传统上都享有许许多多的优待和特权,在财政收入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权。此外,许多部落领袖还从阿富汗政府那里定期领取巨额津贴。

支尔格会议这一传统议会形式为部落领袖们参与国家、地区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了途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阿富汗中央政府都需要与部落长老协商,尤其是在应对塔利班、反恐等现实问题上,部落长老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毒品问题上,部落的影响同样举足轻重。依据普什图法^①,部落及支尔格会议中的长老们有权决定一切事务,包括是否与塔利班和联盟武装合作,接受或拒绝在村子里铲除鸦片等。《2010年阿富汗鸦片调查》显示,在2009年和2010年,停止种植鸦片的阿富汗农民中,分别有4%和8%因为是长老和舒拉的决定。可见,部落长老在是否种植鸦片这一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部落势力也是阿富汗‘鸦片经济’的获益者,他们在填补权力真空的同时也控制着当地的‘鸦片经济’。”^[15]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在2007年公布的《阿富汗鸦片调查》(Executive Summary)称:“据调查,在阿富汗南部和东部地区,鸦片和海洛因生产和贩运主要由部落势力控制,而在北部则主要由地方军阀控制”。“在阿富汗南部,尤其在塔利班位于赫尔曼德与坎大哈的心脏地带,古老的部落结构已经受到侵蚀。但依靠毒品为生的地方军阀之所以能保持权力平衡,所依仗的仍然是部落体系。这使得他们很难被驱逐。但这些军阀们也发现想要使其权力突破部落的界限是非常困难的。”^[16]

卡尔扎伊的发言人曾表示:“在与塔利班的战斗中,我们失去了赫尔曼德省的大部分地区,因为我们没能得到当地人的支持,部落长老们也没有站在我们这边。失去了他们就等于失去了领土,该是重拾人心的时候了。”^[17]现在卡尔扎伊政府在积极争取部落在反恐问题上的支持,美国对此也表示赞同。但许多部落在毒品问题上的态度和国际社会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能坚决支持禁毒的部落并不多,有些部落甚至从根本上抵制禁毒,这也是导致美军等为了换取部落在反恐问题上的支持而放缓在某些地区禁毒工作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塔利班面对着和阿富汗政府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塔利班允许农民种植鸦片,除了是为了收取保护费外,还有其政治目的:害怕禁止农民种植鸦片会引起他们的敌对情绪从而减少对塔利班的

政治支持;塔利班政权为获得部落势力的支持甚至将鸦片种植作为诱饵,因为毒品和毒品文化已经扎根于部落势力仍然占压倒性优势的阿富汗社会^[18]。可以看出,塔利班的这种态度与做法,与美军及阿富汗政府对待阿富汗毒品问题的态度与做法几乎如出一辙,美军和阿富汗政府出于反恐的需要,为了获得部落势力的支持,对部落区的鸦片种植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纵容的态度。

此外,由于部落的地域性分治以及阿富汗人更忠于部落,削弱了中央政府,使它无法在禁毒方面实施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如前文所述,相对于中央政府,阿富汗人更忠诚于自己所属的部落,“美国中央情报局驻伊斯兰堡办事处前主任霍华德·哈特(Howard Hart)甚至打算把‘阿富汗’只理解为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因为阿富汗几乎谈不上共同的民族同一性。哈特说:‘在这个国家,对本部落的忠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部落首领蔑视受外国力量支持的中央政府。’……如果阿富汗人必须在对部落的忠诚和对中央政府或国家的忠诚之间做出抉择,那么对部落的忠诚享有优先权。”^[19]如今,许多阿富汗南部地区的普什图部落,仍在利用从毒品中的获利支持塔利班,完全无视国家法律和中央政府的命令。部落在毒品问题上的重要影响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威(本来就不强),中央权威的虚弱又使得禁毒成效大打折扣,这两个问题相反相生,使得阿富汗的禁毒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很难有新的突破。同时,由不同民族、部落成员组成的毒品集团因争夺对毒品的控制和利益又强化了原有的矛盾甚至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阿富汗的分裂。

三、结语

毒品问题与阿富汗的安全问题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使得阿富汗局势扑朔迷离。毒品对阿富汗的危害甚至已经影响到了阿富汗安全力量的建设。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3月14日称,约有40%的阿富汗国民警察部队的新招募人员没能通过毒品检测,这将使英国的努力再次受到重创^[20]。

由于民族与部落问题在阿富汗的特殊性,在其他民族看来,普什图族领袖卡尔扎伊主导的阿富汗新政府在推行禁毒措施时对不同的民族与部落也存在着多重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阿富汗民族的和解,也影响着各部族之间的关系。“任何的不平等的强制根除,都会带来民族与部落偏袒之嫌,扩

^①这是一种习惯法,它与古兰经、阿富汗宪法一样是阿富汗社会的法律基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普什图法的影响力更大,如许多阿富汗传统,都是以普什图法的形式体现的。

大民族间的隔阂。比如,北方的非普什图族省份,已经开始抱怨他们承受着根除鸦片的主要后果,但普什图族却受到广泛的宽恕。不论这种抱怨是否准确,都不影响那些寻求利用民族和部落之间隔阂和不稳定的民族政治掮客们。相反,民族地位与反毒标准的关系对卡尔扎伊来说非常不舒服,他在总统选举

中主要依靠普什图族。”^[13]

事到如今,如果没有对各个民族来说都相对“公平”的毒品治理计划,没有部落的全面的、积极主动的参与,阿富汗的毒品问题可以说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总之,解决阿富汗毒品问题需要综合战略,这其中需要重视阿富汗的民族及部落因素。

参 考 文 献

- [1] Goodson L. Afghanistan's Endless War: State Failure, Regional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the Taliban[M].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12-13.
- [2] 阿富汗国家概况[EB/OL]. [2010-10-31].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
- [3] Hazaras of Afghanistan[EB/OL]. [2011-03-20]. <http://www.afghan-network.net/Ethnic-Groups/hazaras.html>.
- [4] Zabriskie P. Hazaras: Afghanistan's Outsiders[J]. National Geographic, 2008(2): 114-135.
- [5] Gary B, Ralph P. Jawbreaker: The Attack on Bin Laden and Al Qaeda [M]. Phoenix: Crown, 2005: 219.
- [6] Petraeus: Afghan Tribes Needed in Militant Fight[EB/OL].[2008-11-06].<http://www.msnbc.msn.com/id/27571887>.
- [7] Johns S J. Going Local: The Key to Afghanistan—The U. S.'s Strategy of Building a Centralized State is Doomed to Fail in a Land of Tribes[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09-08-07.
- [8] Biddle S, Fotini C, Alexander J. Their Defining Success in Afghanistan[J]. Foreign Affairs, 2010(4): 48-61.
- [9] Ardolino B. Watershed Tribal Engagement in Sangin?[EB/OL]. [2011-01-06]. http://www.longwarjournal.org/threat-matrix/archives/2011/01/watershed_tribal_engagement_in.php.
- [10] 傅小强. 阿富汗民族宗教概况[J]. 国际资料信息, 2002(12): 19-25.
- [11] Lancaster J. Karzai Vows to Combat Flourishing Afghan Opium Trade[N]. The Boston Globe, 2004-12-10(3).
- [12] 潘志平. 中亚地缘政治现状分析(2008—2009)——相互交织的大小“博弈”[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2): 27-44.
- [13] Felbab-Brown V. Afghanistan: When Counternarcotics Undermines Counterterrorism[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5(3): 55-72.
- [14] 贾春阳, 杨柳. 阿富汗问题三十年(1979—2009): 地缘政治、民族与宗教[J]. 南亚研究, 2009(4): 66-75.
- [15] Road to Ruin: Afghanistan's Booming Opium Industry[EB/OL]. [2004-10-07]. <http://www.cic.nyu.edu/archive/pdf/RoadtoRuin.pdf>.
- [16] Afghanistan's Tribal Complexity: In the Dark[EB/OL]. [2008-01-31].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0608929>.
- [17] Jerome S. Tribal Chiefs Offered UK “Bribes” to Fight Taliban[N]. The Independent, 2008-11-26.
- [18] Rashid A. Taliban: Islam, Oil and the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M]. London: I. B. Tauris Publishers, 2000.
- [19] Amitai Etzioni. Vom Stamm zum Staat[J]. Internationale Politik, 2010(2): 97-150.
- [20] 近半阿富汗警察新招募人员未通过毒品检测[EB/OL]. [2010-03-15].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0-03/15/content_19610650.htm.

Ethnic and Tribal Conflict and Drug Problem in Afghanistan

ZHU Yong-biao HOU Jun

(Institute for Central Asian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A nation of ethnic and tribal diversity, Afghanistan has been troubled by ethnic and tribal conflicts for centuries and these conflicts are complicating the drug control operations under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thnic and tribal difference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difficulty in dealing with drug production and trafficking on the other is the major concern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as well as for Afghan government.

Keywords: Afghanistan; ethni conflict; tribe; drug traffic

(责任编辑:寇甲)